

屈賦釋詞序

——從解說古書的詞句看清末以來治學風氣的流變及其原因

劉永濟

屈賦乃二千餘年以前的作品，其文句的結構與語詞的涵義有與後世不同者。此其故；由於人的思想是隨時代而變化的。人的思想既變了，他的語言自然亦隨之而變，語言既變了，他的作品中文句的結構與語詞的涵義亦必有所不同。再者，時代是在不斷地推移，古涵義與舊結構逐漸不為後人所用而歸於遺忘以至消失。因此，後人讀古書則必不免以今說古，其間必有不可通者，有不可通而強說之、曲解之則必非古人的本意。蓋一詞之誤必害及一句，一句之誤必害及全篇。此孟子所謂“以文害辭，以辭害志”^①也。古今學人犯此種過失者以晚明為尤甚。他們因不明古人語言有與後人不同之處，遇著解不通的文句，便以己意妄改古書，并刻其妄說以貽誤後人。清代乾嘉諸老^②有鑒於此，嘗竭盡心力，研求古代文字音訓以解說古書，是即著名的清代漢學，經史諸子詞句至此方得著確切的解說，方不失却古人的本意，其整理文化遺產的功勞甚大，不可沒也。然而從古以來，解說經史諸子的人不可謂少，必待乾嘉諸老，一輩接一輩出而後方不害古人的“辭”與“志”，則此事實非容易。我們生在諸老輩之後，接受其研究的成果，得免晚明學人妄說古書的

① “孟子萬章篇上”：“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。”按孟子所謂“文”，乃篇章字句的語法及修辭，“辭”篇章中所用的事義，“志”則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。換言之，“志”即為什麼要說？“辭”即說些什麼？“文”則怎麼說法？詳見我所著屈賦通義敘論屈賦讀法第六。

②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曰：“其（指漢學）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惠棟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孫、王引之也。”按清代乾隆、嘉慶兩朝為漢學極盛時代。而梁氏所舉代表人物皆生於這一時期者，故後人統稱乾嘉諸老。本文但就諸老研究文字音訓一項而論，其實諸老的學問皆極淹博，文字音訓乃其研究的開端，亦即其研究學問的工具。

過失，亦可謂人生一大幸福。惟於此又復發生另一過失，其結果之壞，或且超過明人。蓋今人既喜乾嘉諸老治學的精確，乃效其方法以讀古書，用其所發明的規律以解說古書，却不能如諸老的功夫之深，識力之高，又無其實事求是的精神，謹嚴不苟的態度，甚且予智自雄，矜奇炫博，以能推翻古人舊說為得意，於是怪異不經之議論乃層見迭出，以致古人的本意反而不明，或且與之違反。此種過失，較之晚明學人實有過之。因明人縱妄說，其持之無故，言之不成理，^①一遇好學深思的人，稍加留意，便易發覺其誤。今則不然，今人治學的精神與態度既不能如諸老，有時還不免雜以私心，然而却襲用乾嘉諸老的方法，因而其說雖妄，而持之似有故，言之似成理，非深入研究，全面觀察，不易發見其誤，故其危害性更大。蓋真是真非尚易分別，似是而非最難辨明，一切事理之所同也。

此處我但舉一例證明，即“同音之字多同義”這一通常應用的規律，本有其一定的音理根據，但是，如果我們濫用這一規律，將一切不可通假的字，都由音同或音近，變成同義的字，或雖可通假而於上下文義不相通貫，與作者思想整個不合，不可用來解說此處的文句，為了便於主觀的說法，一切不顧，那就會犯很大的錯誤。此種情況即在有名的大學者有時亦所不免，何況淺學的人。今且就說屈賦的例來證明。離騷有“衆女嫉予之蛾眉兮”一句，王逸章句曰：“蛾眉，好貌”。劉氏古書疑義舉例補遂引以證詩衛風碩人“嫵首蛾眉”。謂“蛾嫵二字為形容美好之貌，蛾眉嫵首非並列之詞也。蛾眉二字即係蛾嫵之異文，眉嫵又一聲之轉，所以形容女首之美也。”謂“王逸訓為好貌，亦以蛾嫵之義解蛾眉”。不知王之以好貌訓蛾眉，乃專指娥字而言，王蓋不以為蠶蛾之眉。或王氏原本娥字作蛾，故以為好貌，蛾眉者，美好之眉也。王氏未必以為蛾嫵。劉氏又謂“至魏晉之時，始以眉為眉目之眉，如陸士衡詩云：‘美目揚玉澤，蛾眉象翠翰’，^②以眉對目而眉嫵通轉之義亡矣。”按劉氏為清末一大家，其說蛾眉為蛾嫵通轉之義，蓋據揚雄方言“蛾、嫵，好也。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蛾，自關而東，河濟之間謂之嫵。郭注云：‘今關西亦呼好為嫵’”。又引說文及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證蛾嫵為美好之義，^③似持之有

① 荀子非十二子篇：“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衆。”郝懿行注曰：“故者，亦於故實之故，謂其持論之有本也。成理，謂其言成條理也。故皆足以欺惑愚衆。”

② 陸機日出東南隅行。

③ 說文：“嫵，目裏好也。”“列子周穆王篇”：“簡鄭衛之處子，蛾嫵亦變音。”張湛注曰：“蛾嫵，妖好也。”

故，言之成理了。然則我們是否即用劉說謂騷辭及碩人詩“蛾眉”一詞均應說爲“娥媼”？沒有問題，那就不一定。儘管眉可說爲媼的聲轉，假眉作媼是與“同音之字多同義”的規律相合，然而我們且看孔穎達詩經正義解釋碩人篇此句如何說法？他說：“此經手、膚、頰、齒舉全物以比之，故言如，螭首蛾眉則指其體之似，故不言如也”。^①據孔氏此言，則劉氏之說或未得詩人的本意。又漢書揚雄傳載雄反騷，有“知衆媼之嫉妒兮，何必颺紫之蛾眉”之句，顏師古注曰：“媼，美貌也。颺，古揚字也。蛾眉，形若蠶蛾眉也。此亦譏屈原自舉蛾眉，令衆嫉之。”蓋揚雄此句即用騷辭而反問之，顏注甚明，而劉氏反譏顏“不知娥媼之通假，可謂望文生訓。”然而揚雄卽是方言的作者，何以此句不用娥媼之義？且顏氏此注本是解說反騷者，劉氏不引反騷，而於其前文中引甘泉賦“慮妃曾不得施其娥眉”一句，實則此句之上，有“玉女無所眺其青盧兮”一句，服虔注曰：“青盧，目童子也”。^②觀此，則雄不但以蛾眉爲眉目之眉，且以眉對目言。故知劉氏說蛾眉二字爲娥媼之通假，固不可以說騷辭此句，亦不可以說碩人篇之蛾眉。且謂“魏晉之時始以眉爲眉目之眉”一說，亦不能成立。考楚辭招魂篇尚有“娥眉曼澤，目騰光些”之句，王注乃以“蛾眉玉白，好目曼澤”說之，亦以眉對目言，而劉氏不引，乃引大招篇“娥眉曼只”句而隱其上句“燭目宜笑”四字，謂與“離騷經蛾眉之義同”。不知是偶不經意，還是有心欺人？總之其說之不能成立，則甚顯然。我們從劉氏此段文字看來，可知清末學者已不能嚴守實事求是的標準法則。凡與其主觀意圖不合的證據，則秘不舉出，或不全舉出，而每援用聲音通假這一規律自圓其說。乍看似乎義據堅深，勝於明人的空疏，實則其危害性反而超過明人，我們不可爲其盛名所惑。

從上節所說，已可證明我們研究學術，不可稍存私見，亦卽不可從主觀唯心主義出發，從主觀唯心主義出發，必然得不出正確的，合於科學的結論。雖一詞一句似乎錯了沒大關係，然而有害於學術的正確性、科學性却甚大。今更進而探索此種風氣如何形成？除由於內在的原因——矜炫的私心——而外，還有何歷史的根源？據我初步探索所得的結論，約有三點。這三點的方面雖不同，却有其總的因素，總

① 詩衛風碩人篇：“螭首蛾眉”上文有“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頰如瓊輝，齒如瓠犀”四句，皆用如字表示比方的意思，螭首蛾眉則指所比物的一體，故孔氏謂“指其體之似”。

② 盧本黑色，此處借爲瞶字，童卽瞶之省，瞶，目睛也。故服虔謂“盧，目童子也。”

的要求。其一是受今文學家的影響。^① 今文學家中的公羊學派，當清代末年非常流行，其中大家如四川的廖平，廣東的康有為，^② 他們所著的書，其中即多“非常異義可怪之論”。^③ 其二是受資產階級革命思潮的衝激。此種思潮的發生亦在清代末年。其目的在摧毀滿清帝制，因而對封建的舊事物概在敵視之列。及至此種思潮一旦廣泛傳播，治學者亦遂有捨舊求新的趨勢。其三則是受外來科學的影響。科學本以發明新事物為其職志。國人初見聲、光、化、電諸科，詫為新奇，因而思想上不自覺地發生感應，孕育著求新知的趨勢。以上三點皆是有進步意義的，其進步意義發生的總因素，則是由於彼時封建的政治已極腐敗，經濟已極紊亂，人們意識上感受了此種現象而發生不滿的情緒，從而要求改良或革命。此如清光緒朝前期的康梁維新運動，^④ 及後期的孫黃革命即是。^⑤ 所以上述三點雖似方面各別，然而總的

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曰：“初，秦始皇焚書，六經絕焉。漢興，諸儒始漸以其學教授，而亦有派別：易則有施(喜)、孟(喜)、梁丘(賀)三家而同出田何，書則有歐陽(生)、大夏侯(勝)、小夏侯(建)三家而同出伏勝，詩則有齊、魯、韓三家，魯詩出申公，齊詩出轅固，韓詩出韓嬰，春秋則惟公羊傳，有嚴(望)、顏(安樂)兩家而同出胡毋生、董仲舒，禮則惟儀禮，有大戴(德)、小戴(聖)、慶(普)三家而同出高堂生。此十四家者，皆武帝、宣帝時立於學官，置博士教授，其寫本皆用秦漢時通行篆書，謂之今文。”

② 梁氏又曰：“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。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，非其創作也。有為早年，酷好周禮，(濟案周禮乃古文經。)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，後見廖平所著書，乃盡棄其舊說。平，王闓運弟子。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，……平受其學著四譯館經學叢書十數種，……有為最初所著書曰新學偽經考，……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，第三部著述曰大同書。”其詳見梁氏清代學術概論。

③ 梁氏又曰：“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，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‘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’。(何休公羊傳注自序)”

④ 梁氏又敘述清代漢學家研究學術的精神曰：“因環境之衝動，所趨之方向亦有四：第一，因矯晚明不學之弊乃讀古書，愈讀愈求真解不易，則先求諸訓詁名物、典章制度等等，於是考證一派出。第二，當時諸大師皆遺老也。其於宗社之變，類含隱痛，志圖匡復，(濟案其時文字之獄甚烈，諸老乃遁而研究古典經籍，以圖免禍。)故好研究古今史蹟成敗，地理阨塞，以及其他經世之務。第三，自明代之末葉，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，而學問研究方法上，生一種外來的變化，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，後則漸應用於他學。第四，(從略)按梁氏所述雖指乾嘉諸老及其後輩而言，清末學者仍有其遺風，發展至清光緒朝乃有維新運動。這種運動以康有為、梁啟超為首，而同時響應者，知識分子甚多，如譚嗣同、林旭、楊銳、劉光第等其最著也。此派主張維持君主制，徐圖新政，可稱之為改良派，當時號為君主立憲派。詳見梁氏清代學術概論。

⑤ 辛亥革命的代表人物，為廣東孫文、湖南黃興。孫的革命團體組織曰興中會，黃則為華興會領袖，其後合浙江的光復會為一，故改稱中國同盟會。此派主張推翻滿清帝制，建立民主制。我們今日稱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。詳見李劍農著近百年中國政治史上冊。

因素不外不滿當時的現狀，總的要求不出求新及革命兩事。無可非難，這對於人民是有利益的。然而如果但務新奇而漫無分別，但知摧毀而不能建設，則必形成凡新皆是，凡舊皆非，及但有吐棄而無吸收的偏宕傾向。如此，則不但陷於片面的、機械的錯誤，而且反阻礙了進步的趨勢。漢學家本以實事求是為治學的標準法則。此四字原出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。班固稱劉德“修學好古，實事求是”。顏師古注曰：“務得事實，每求真是也”。按此傳所記八字分析，“修學好古”是保守性的根源，“實事求是”則有進步的意義。因此漢學家亦有保守與進步的兩面。實事求是為其進步的一面，顏注解釋得極其分明。但因其所研究的對象為古代文字音訓，其所處理的為古典書籍，則又有保守的一面是極自然的。而且他們都是受了時代的局限，意識上原來或多或少是保守的。基於上述三點的影響，於是雖保守的漢學家亦多少帶有革命及求新的意味，而原有的實事求是的進步意義反而不免有所削減了。如果其中倘再雜以矜炫的內在原因，那就并將革命及求新這點意味亦喪失了。此外如資產階級學者們那種脫離實際的煩瑣考證治學方法，亦在清末隨著外來的侵略勢力而俱來，這就更與實事求是立於相反的地位了。其危害性因之亦更大。我國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受此種影響的很多，我們今日正在響應黨與政府的英明號召，要大力批判，澈底澄清它，更不必詳說了。

以上所說，不過是我個人初步探索出來的情況，當然，只是一般的情況，其中非無特殊的學者，不為一時風氣所限，既有乾嘉諸老的傳統精神，又有進步的新趨勢，略數之，如孫詒讓、章炳麟、王國維諸君，他們的研究成果都很大，即其明證。本文因論到學者們解說古書詞句有了些過失，而泛及清末治學的風氣，非欲詳論近百年來我國學術界的變化情況。本文不過想說明我們研究科學，一切解說及論斷不可從主觀唯心主義出發，以及說明治學的過程是艱巨的而已。當今研究科學的風氣正在大量展開的時候，我們將以前學術界中那些優點和缺點加以檢查，想亦有其必要。惟我今所探索的限於解說古書詞句這一點，又只不過是初步的，未能全面推究。至於我作本書的方法與內容則詳具凡例中，此處不再重複。我研究的結果是否能避免本文所說的過失，我還不敢保證。晉陸士衡豪士賦序有“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”之論，正可作我今日的藥石。